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讀史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 關維單 馬光奉

勅編集

齊紀八

關維單 一年

東昏侯上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

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

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辛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

陽過李冲冢時卧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

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

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曰新對曰著者少不

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

皆免冠謝甲辰魏大赦魏主之辛艱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  
罪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  
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  
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會赦得免魏  
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魏  
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官官高菩薩及帝在懸瓠病篤后益肆  
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等爲之心腹彭城公主爲宋王劉昶子  
婦寡居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  
之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帝疑而  
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曰帝疾若不起一  
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帝還洛收高菩  
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舍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

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旣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曰昔  
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吾以文明  
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  
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入居後宮諸嬪御  
奉之猶如后禮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文明太后  
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  
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爲太  
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  
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  
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  
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乃白  
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

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爲平  
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癸亥魏以  
彭城王勰爲司徒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  
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  
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綃遂不窮追顯達 又遣軍主莊丘黑  
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  
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  
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  
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  
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自魏主有疾彭城  
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  
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

多所匡救丙戌以騶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騶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惣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王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王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鄩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

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合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命況臣。託靈先帝，陛下之末光乎。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



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騶清規懋賞與白雲俱絜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騶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

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  
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反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  
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今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  
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  
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鞶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  
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  
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  
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  
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徙御卧輿  
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  
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  
卧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

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官乃發  
喪丁巳即位大赦彭城王勰跪投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  
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魯陽留  
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  
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  
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  
卿白整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飲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  
耳整執持彊之乃飲藥而卒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  
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  
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  
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於長陵廟號  
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

之悲慟懇懇請不已乃以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騶猶固辭帝不  
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已上意頗不平會  
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澄輒禁止肅表稱謀叛案  
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  
史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  
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  
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  
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帝自  
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  
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

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  
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  
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  
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  
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  
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  
僧珍覺其意示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  
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  
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  
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  
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  
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孝嗣聽人穿鼻江柘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奉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賢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孰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愔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柘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柘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柘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柘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柘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  
暄嘗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  
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  
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  
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  
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  
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  
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  
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  
耳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爲黨朓  
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

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眧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暄  
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  
陽驚馳告遙光及祐遙光欲出眧爲東陽郡眧常輕祐祐固請  
除之遙光乃收眧付廷尉與孝嗣祐暄等連名啓眧扇動內外  
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眧遂死獄中暄以遙  
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祐議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  
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  
覺之遂發祐謀帝命收祐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  
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  
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劼則功當封祐執不與帝使  
文曠取祐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  
劉暄聞祐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



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  
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  
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  
知所在官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  
謂左右曰江柘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柘親  
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  
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  
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柘被誅帝召遙光入殿  
告以柘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  
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  
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旣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  
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

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撲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

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  
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佗辭  
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  
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  
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  
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  
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行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  
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  
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  
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並踰  
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  
軍人排闥入於暗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

走還家爲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  
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爲司  
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  
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  
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陵文季之  
族子也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事皆決於兼長史  
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爲之備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  
遂殺將佐帥宿預之衆來奔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  
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旣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  
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  
靖王後 以沈陵爲北徐州刺史 江柘等旣敗帝左右捉刀  
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嬖倖

畏而憎之通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曰食菟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羅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兖州刺史征虜長史張

沖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主謁長陵

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

匡進諫帝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匡新成之子也益州刺史

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

中水不克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枝

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

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

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

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

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負外僕射

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

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

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  
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  
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沉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  
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  
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  
以生爲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

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  
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  
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  
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崩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  
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遣軍還會稽則平乃止及帝即位  
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

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  
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  
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  
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  
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  
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 陳顯達發尋陽敗  
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  
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  
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  
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  
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  
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子也斬於朱雀航



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  
非賊乃是義兵爲諸軍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  
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旣誅顯達益自驕  
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  
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  
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  
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  
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  
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郭置仗  
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  
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  
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

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  
伎衣飾以金王侍衛蒲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  
營丘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  
雨雪不避阬穿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  
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  
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  
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王肅爲魏制官品百  
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  
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  
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閤在殿中懼弃毋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徐世檠等以叔業在邊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住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

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丁未  
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  
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  
史封蘭陵郡公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  
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魏人  
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  
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  
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戌主安  
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  
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冒詔撫賚之魏以植爲兗州  
刺史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席法友爲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

弼爲南徐州刺史 巴西民雍道晞聚衆萬餘逼郡城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衆五千救之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從悉衆入山大敗而還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

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騶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己亥魏皇弟恍卒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典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昶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澄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捩  
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  
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  
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  
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  
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愴善戰又輕行不裹食以數舫緣江載  
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  
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  
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  
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  
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  
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



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

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  
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  
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  
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  
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且進戰數合士皆致  
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  
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  
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  
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  
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  
浦爲漁人所斬以頭內鱗籃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

覺亡命爲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  
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  
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  
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  
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  
點往赴其軍終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  
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  
乃止點膺之兄也 蕭懿旣去小峴魏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  
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五月乙巳詔以肅爲都督豫徐司三州  
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 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壬子大  
赦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  
儀同三司 太陽蠻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魏置四郡

十八縣 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叵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叵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旣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檨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檨世檨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理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檨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王叵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爲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

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  
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  
數往諸刀赦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  
號為偃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啗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  
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  
息焉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

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冠軍將軍驃騎

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  
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適  
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  
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

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  
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黜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魏  
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黜還洛  
陽黜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  
州事尋以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 甲  
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  
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  
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  
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  
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  
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  
雙倅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  
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  
困盡號泣道路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  
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子陽等敗還 蕭懿之入援也蕭  
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  
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  
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  
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有  
第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愴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衛尉掌  
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

姑法珍王嘔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  
在畧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  
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  
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第  
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丁亥魏以彭  
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  
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勰每乖  
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  
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  
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謁 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栢暉入寇拔下笮戍歸之者  
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



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  
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  
今日開宴是可取良會也賓王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  
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  
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  
持動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  
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  
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  
除之是曰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  
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擄呂僧珍出先所具  
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  
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  
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  
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  
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  
役刀救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  
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旣行衍謂張弘策  
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  
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  
說天虎是行事心齎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  
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  
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  
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

參軍柳忱聞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曰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胃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鄉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

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蔓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旣舉大事虚心委已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史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垣諮議參軍樂藹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胄吏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胄取之以充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

疑急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契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月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亶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王者備法駕奉迎音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

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扶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它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滄爲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旣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

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  
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  
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  
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元起大  
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  
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  
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  
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  
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  
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  
頓下辯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  
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  
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  
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天子之  
子天子叔父身爲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  
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禧怒以烈爲恒州刺史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  
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閣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  
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  
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勳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時將禘  
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  
質明烈至帝命烈將直閣等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勳詳衛送至  
帝所禧等入見於光極殿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疹

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躬勤今便親攝百揆  
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又謂勳曰頃來南北務躬不容仰遂沖操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勳謝曰陛下孝  
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  
深庚戌詔勳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尚  
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爲御史中尉中  
山甄琛所彈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  
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  
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  
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  
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前

殿告以親政之意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爲司徒  
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  
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 二月乙  
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爲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爲  
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  
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  
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  
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  
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  
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  
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音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  
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

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  
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  
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  
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  
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過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  
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  
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  
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浸漁百姓用  
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  
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  
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  
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

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  
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  
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  
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穎胄爲尚書  
令蕭衍爲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  
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爲  
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  
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  
史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帥侯伯  
史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  
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

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  
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  
許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爲俊興所擊  
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旣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  
見咸陽王禧意不自安齋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聞天子左右  
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氏王  
揚集始揚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  
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  
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斷河橋  
爲河南天子衆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  
約不泄而散揚集始旣出即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  
孫與禧通謀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

殺天子者身當病癩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  
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  
軍留守京城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于烈已  
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爲  
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撫于忠  
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  
遣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  
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吉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  
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  
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  
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  
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



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帝面詰其反狀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踈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

通鑑一百四十四  
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  
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  
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喉若糧運不通  
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  
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  
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欵兩城  
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  
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  
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  
卷公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  
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  
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

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  
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  
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  
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  
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  
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  
亡廬陵民脩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纂  
奔豫章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穎  
胄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  
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穎孚敗奔長  
沙尋病卒謝纂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  
祖爲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衆攻謝纂纂敗走 東昏侯作

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帝使宮人宦者共爲禪取以潘貴妃爲帝令東昏侯自爲帝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救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死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曩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胄陵王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

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  
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  
黨王山沙慮事又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  
路吏於麝勝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  
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  
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  
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  
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  
頭墜果枋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  
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  
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  
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莫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

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  
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去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  
射外人外人弃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  
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  
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  
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  
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  
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乙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之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

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  
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  
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

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辛酉魏大赦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灑陽

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偕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於衍司部悉平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爲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及西臺建以偃爲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方指象魏



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非有它故所以待皇運之  
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返為賊臣  
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  
臣詳皆杜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  
主亡與亡而不為陛下愾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  
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為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  
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  
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  
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  
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  
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 八月丁卯東昏戾以輔

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壞鎮石頭初東  
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蕭衍  
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  
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僮主  
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  
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去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  
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  
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  
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  
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  
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  
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穆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

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  
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  
瑣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  
震蕭穎胃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  
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  
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徯不爲難至穎胃乃遣  
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  
率李居士摠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  
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  
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  
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  
運未嘗乏絕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

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茲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  
築之四旬而罷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  
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  
二尚書令三開國公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  
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  
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理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  
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  
軍二萬人弃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  
瓚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  
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  
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  
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

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  
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  
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  
赤臯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  
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  
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  
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  
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  
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  
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  
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  
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官

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

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栢和入援屯東宮已歿  
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弃石頭還宮  
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  
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  
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  
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  
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  
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  
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  
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  
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  
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

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 十一月

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太傅

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騮司徒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已

故但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

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司空長史于忠責過於詳前曰殿下國

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

私也遇既踧踏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為詳所忿嘗罵忠曰我

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

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

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之際密

勸魏主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

太府卿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瑣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



憤成疾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  
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瑣等聞建康已  
危衆懼而潰瑣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冑喪贈侍中丞相於是  
衆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侍中尚  
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  
憺行荊州府州事 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乙卯始祀於其  
上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  
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  
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曰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  
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  
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  
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

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  
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  
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  
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  
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  
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  
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  
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  
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  
爲經略旣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  
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外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  
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

維州鎮網紀庶方藩城碁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  
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  
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  
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  
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  
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  
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  
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揔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  
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  
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  
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  
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

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  
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  
績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  
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  
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  
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  
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  
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爲馱勝  
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  
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  
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  
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

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旣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資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旣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

後宮門已閉官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  
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今百僚署牋以黃油裏東昏  
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  
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菜按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  
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幃幄  
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閒道送款亮  
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  
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  
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  
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  
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姑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  
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

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楊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評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

史馬仙理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理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覬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目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



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救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侍表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理曰射鈎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大後主飼

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  
旣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祭應之。僧祭自稱湘州刺  
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  
祭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  
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王尹法略拒僧祭。戰數不利。前湘州鎮  
軍鍾玄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祭。坦聞其謀。陽爲  
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  
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  
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  
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祭相持累月。建康城平。  
楊公則還州。僧祭等散走。王丹爲郡人。所殺劉希祖亦舉郡降。  
公則克已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